

陶峙岳的悲劇

李郁塘

——堯樂博士傳之四十一

情報人員死亡陷阱

民國三十八年九月十三日下午，軍統局迪化情報站的人員，由石玉貴副站長親自率領，乘了兩部大卡車撤退到新疆東部重鎮哈密城；翌日新疆警備總部第二處的人員，也由任顯廷副處長率領，尾隨情報站人員趕到哈密。這兩個機構的成員，清一色都是「國特份子」。當時西北大局惡化已極，西北軍政長官部的轄區，甘肅、寧夏、青海三省已失，僅留下新疆一省，也成了中俄共勢力包圍下的孤島。而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早懷二心要跟着張治中走，又經老俄諜鮑爾漢作橋樑，接受了俄酋史達林「和平降共」的招降，必需將誓死反共的國特份子，設法驅離迪化為宜。於焉先批示情報站可向東走，繼下令第二處尾隨於後。這就是原駐迪化兩大情報機構，齊集哈密的原委。

然而情報站站長饒鐵珊與警總第二處處長鍾銘，還認為陶峙岳的批示與指令，乃是出諸善意，要為國特份子謀生存找出路而來的，遂也遵令行事。但筆者却認為這是陶峙岳對新疆國特們所施殺人不見血的毒招，他要駐迪化的國特份子，親自行進到甘肅境內去找死，那樣的情境，他就不負殺死國特的罪名了。

哈密地方已成筆者的第二故鄉，尤且還是我發動組織新疆反共總部的發祥地，當然不再作東行之事。但其他同學同志還要奉命東行，這明明是陶峙岳所設下的陷阱，我不能見死不救，乃於十五日晚在家中殺雞備酒，名為一盡地主之誼，為同志同學們設宴洗塵，實際上再度開應變會議。被邀宴的人員除了在迪化情報站中的五人小組全班人馬外，另邀第二處副處長任顯廷、總臺長馬誠志以及哈密情報組組長厚振中等人。席間筆者以主人的身份首先發言：

「現今中共一野大軍已攻陷涼州與甘州，肅州陷敵也僅是時間問題，大家再往東行，豈非自去找死。陶峙岳批示情報站東行，下令第二處赴甘肅，是借刀殺人之計，他既不願國特份子留在新疆，又不願負殺死國特人員的罪名。他要讓大家自己進入枉死城。但饒站長與鍾處長反認為陶總司令是出諸善意，要為國特份子求生路，遂命大家前來哈密。這是他們兩位主管的一時糊塗。大家不宜再奉命東行了！」

石玉貴副站長接下就說：

「不向東行，將向何路走？」

！

「仍向南疆走才是生路，別無其他的路可走。在座的同仁都是老新疆了，對於新疆山川地形，都非常瞭然。當時共產勢力已由東北西三面包圍起來，只有南疆才有生路。因而當我回答完石玉貴問話，大家都無異議。於是我接下又說：

「大家如同意走南疆，擺在面前的實情，站方人多車少，二處人少車多，雙方如作適當的調整，就可解決南行的交通工具。好在兩機構的人員，都是同志同學，大家原是一家人，自家問題好解決。至於兩大單位運到哈密的電臺，若再運走，都成廢物，尤且還增加行程累贅。如留在哈密，就成為無價之寶，我就可以分配到遊牧民族，可以組成現代化最有力的反共游擊武力！希望任副處長、石副站長、馬總臺長就此作主將全部電臺移交給我好了！」

任顯廷接著說：

「本處僅有一部電臺，現尚有用，無法移交！」

石玉貴一聽我要留用全部電臺，他就頭大了，乃接下就以為難的口吻回說：

「故事體大，你想接收本站全部電臺，本人還不能作主。俟我向迪化饒站長請示後，再回答你。不過在實情來說，這些電臺今後運到他地，也都沒有用處了，在我想來要移交給你，不會有多大問題，你等好消息好了！」

時過二日，左等饒站長回電不來，右等騎五軍東撤也不見蹤影。因為這是大眾生死關頭，心裏非常焦急。依據前情推斷，不回電，可能電臺發生故障；騎五軍未東來，可能發生重大事故。爲了恢復電臺通訊，需由馬總臺長回迪化去修理；爲了探求騎五軍的事，得與馬呈祥軍長接過頭的人員再返迪化接頭。就此大家推派馬誠志總臺長與毛君強上校爲代表，再度專程返迪化，好在迪化哈密間有中蘇班機，來往非常方便。

南山會議除奸計劃

果不其然，就在哈密我家召開應變會議的同時，駐迪化市的軍警首長們也正舉行驚天動地的應變會議。因爲開會地點是在迪化南山中避暑勝地的廟爾溝，遂稱爲南山會議。召集人爲城防司令羅恕人將軍，出席人僅有騎五軍馬呈祥軍長與迪化市警察局劉漢東局長三人而已。

羅恕人將軍爲何於九月十三日突然召開「南山會議」？此事起因還是由九月九日，在焉耆召開南疆軍事會議所引來的。原因時任阿克蘇區警備司令李祖唐將軍，於九月九日參加由陶時岳所主持的「新疆和平降共」軍事會議後，於十一日返抵防地，他前思後想：一位身爲黃埔出身的將領，怎能在一槍未放情況下，就將昨日的敵

人，時經一夜，明日就變爲主人。這樣的結局，怎能上對得起國家與領袖；下對得住士兵與子孫？非即時設法阻止陶時岳與趙錫光投俄降共的逆局不可。而迪化城防司令羅恕人將軍，不僅是黃埔同期同學，尤其素爲反俄抗俄的硬漢，不可能因時局逆轉，就跟着陶時岳走上降共之途。遂於返防的翌日，也就是九月十三日，打了一通密電，透露焉耆軍事會議內情，冀求一探羅恕人同學的態度。

當羅恕人獲得李祖唐的來電以後，始知陶時岳在焉耆召開的軍事會議，旨在投俄降共。怪不得陶時岳不敢在迪化召開是項會議，原來是在躲避他。是可忍孰不可忍，非即時設法將陶時岳除去不可，以消新疆無窮後患。但羅恕人旋又想及，除奸容易善後難。因陶時岳與鮑爾漢兩人，已成爲中俄共攪新的有力爪牙，一經誅除，共魔與毛魯決不會坐視不理，自會分兵東西夾擊。駐新國軍在四面無援情形下，只得展開游擊戰，才能自保求生。故事體大，需有週詳計劃，尤得與友軍合作，才能達到任務。遂於九月十四日上午十時，特邀過從甚密的騎五軍馬呈祥軍長、迪化市警察局劉漢東局長，以遊山玩水爲名，共赴迪化南山避暑勝地廟爾溝，共商除奸肅逆大計，以及善後事宜。關於除奸肅逆事項，擬訂有四項：一、時間訂於九月十五日午夜進行。二、對象計四人，即總司令陶時岳、省主席鮑爾漢、秘書長劉孟純、迪化市長屈武。三、執行槍手由軍警各遴選好手一人加以配合。四、除奸方法，以軍警午夜查勤爲名，分赴各叛逆居所同時進行，蓋因

各叛逆公館的警衛，都是由城防司令及警局所配駐。屆時查勤之人就是下令之人，自可在人不知鬼不覺情況下，順利達成任務。

但考慮到善後問題，就大費週章了。要將駐新國軍全部變成騎兵就不簡單，尤以駐防迪化市的四十六師問題更爲嚴重。原因迪化市是全省首善之區，也就是工商業集中地點，工商業人家畜養馬匹甚少，在短時期內，想找到一師人所需馬匹談何容易？

爲了解決馬匹與補給兩大問題，必須先和以遊牧爲生的阿山專員烏斯滿及財政廳長賈尼木汗等哈族領袖取得聯絡，如能獲得哈族牧民的馬匹與牛羊的援助，不難解決國軍起義後的馬匹與補給兩大問題。當時賈尼木汗雖身爲財政廳長，但平時並非常駐在迪化。此時因時局緊張，他更隨其部落遠住於西天山南麓的綏來與景化地區，一時難取得聯絡，容有時間再行設法與其洽商。而烏斯滿專員近駐奇臺，如以吉甫車作交通工具，兩小時就可到達。尤以奇臺爲北疆重鎮，當地出產豐富，工商業亦甚發達，向有「金綏來，銀奇臺」之雅稱，也是展開游擊戰後的第一補給據點。因此國軍起義一事，如能獲得烏斯滿專員精誠合作的話，才能得心應手。但與烏斯滿專員取得聯絡的事，又非一般參佐人員所能勝任，必需聲望地位爲哈族人素所敬重者前去才能生效。幾經商榷，決議由馬呈祥軍長親往奇臺，去向烏斯滿專員說項，才能溝通。原因有二：其一、騎五軍向爲哈族人所崇敬，馬呈祥三字已成爲他們心目中的巴圖魯（英雄）人物。其二、騎五軍的防地除

在迪化市外，在奇臺尚駐有一師人馬。馬呈祥奇臺之行，就可以觀察防務爲名，掩護的天衣無縫。若馬呈祥會晤烏斯滿有圓滿結果，他們三人於十五日同時同地，再作最後的商榷。因爲時間迫切，馬呈祥便於十四日下午，輕車簡從乘了座車親赴奇臺。到了奇臺以後，先到騎十師師部會見韓榮福師長，說明要拜會烏斯滿。韓榮福先以電話通知烏斯滿，旋即陪同馬呈祥趕到哈族帳棚內，去拜會烏斯滿專員。烏斯滿一向好客，何況來客是他目爲同族中的巴圖魯（英雄），當即下令備全羊席，作晚宴來歡迎。俟二人寒暄過後，就談入正題，先由馬呈祥說明，新疆目前已成爲共黨勢力所包圍的孤島，新疆各族同胞欲求生就得就地展開游擊戰；但國軍要打游擊戰，缺少馬匹，補給也有困難，必需由遊牧民族多所支援，才能如願。

全羊盛宴醉誤戎機

烏斯滿是現任阿山區的專員，於今不能在轄區內執行職權，竟寄居於迪化區的奇臺縣設帳辦公，全基因於俄共武力迫害使然。於今馬軍長前來，要他再舉反共抗俄大纛，當無難色，竟滿口答應，願追隨國軍於後，與中俄共週旋到底。至於助馬匹於四十六師供牛羊於全軍補給的事，也可盡哈民全力而爲。馬呈祥軍長一聽烏斯滿滿承滿應，願與國軍精誠合作，他可謂不虛此行了，於焉內心大喜，因此當全羊宴上席時，爲了表示謝意，也就開懷逢酒必喝，見肉就吃起來。

烏斯滿巴圖魯爲了表示全民宴客，在開宴之

時，特邀所部較高頭目，參與是宴，前來作陪。這樣一來，就成爲羅漢請觀音，客少主人多的席面。而馬將軍一向喜歡杯中物，再加心情愉快，爲了對哈族各頭目不失禮，也就來者不拒，凡來敬酒者人人乾杯。而奇臺高粱酒在全新疆要數第一，可比美山西的汾酒，與貴州的茅臺。全羊席的肉道又多，歷時甚長，在開懷暢飲情下，馬呈祥竟酩酊大醉，臥倒於烏斯滿的帳棚中。

在當時奇臺地方來說，馬呈祥已是最高軍事首長，他不自動醒來，別人都便也不敢將他喚醒。馬將軍就因此有此一醉，竟就誤了返回省城開會的事。原訂於十五日上午十時，再假廟爾溝召開的南山會議，就因馬呈祥的臨時缺席，不得不宣佈取消。除奸肅逆的計劃，也就有了變化。

自投羅網鑄成大錯

在此同時，駐焉耆的二二五旅，也就是前一九一師鍾祖蔭將軍，經過三天的深思熟慮，對於陶峙岳所言北疆軍事首長們，亦皆同意投俄降共的主張大起疑心。爲了求證，乃逕電同期（黃埔三期）同學，也就是駐北疆景化的新二軍葉力戈軍長，探求真象。乃將焉耆軍事會議內容和盤托出，詳予轉告。葉力戈將軍接得鍾師長的來電，甚爲憤慨！始知所謂焉耆軍事會議，乃是投俄降共會議。如此重大變局，而陶峙岳竟瞞着他幹。尤且還謊言他本人也同意了此一主張，真是豈有此理？非及時由防地趕回省城，當面向陶峙岳討回公道不可。於是就在接電日的下午，摒擋一切，即時自開座車，由景化趕返迪化冀明究竟。葉

將軍在返迪化途中邊走邊想：陶峙岳此次赴焉耆召開軍事會議，事前未向他透露一點內情，可能因軍部遠在景化的關係。而迪化城防司令羅恕人將軍近在咫尺，陶峙岳南行時定會打過招呼。如此重大情事，而羅司令竟未及時向他呈報，實有未當。因而座車一到迪化，就直趨城防司令部，去向羅司令質詢問罪。

羅恕人將軍這時才知他的頂頭上司葉軍長，也被陶峙岳蒙在鼓裏不知實情。在此之前羅恕人原以爲，葉軍長一向被陶總司令依爲左右的要員，對於焉耆會議內容，一定早獲知照，只是瞞着他這個反共硬漢而已。因此當他決心要除奸肅逆時，也未便向他的頂頭上司，葉成將軍請示及報備。於今他們倆人均是被陶峙岳蒙騙，被玩弄者。前存誤會，此時才冰釋。羅恕人將軍在此時：一因馬呈祥將軍奇臺之行，未能如期返省，想有他變，恐難如願。二因葉軍長對陶峙岳也心懷不滿。三因執行南山會議心切。才向他的頂頭上司葉成將軍透露出，要於今天午夜誅除陶（峙岳）鮑（爾漢）劉（孟純）屈（武）四逆計劃。好盡軍人守土保國天職，以謝國人。

葉成軍長聽到羅恕人將軍除逆計劃以後，對於殺鮑誅劉去屈，他都同意。蓋因這三人都是共產黨員，殺了應該。但對弒陶，認有商榷餘地。第一陶峙岳是老國民黨員，對黨國沒有功勞，也有苦勞。第二除奸肅逆後，就得跟中俄共兩面作戰。作戰要靠實力，而陶峙岳係全疆最高軍事首長，有他在駐新的十萬國軍就是一整體。去了陶峙岳，所有三個軍十萬人就分別離析，誰也指揮

不了誰。那能再談及兩面禦敵之事呢？因此爲了今後新疆大局計，弑陶不如拉陶。如能將陶峙岳說得回心轉意，再拉過來，才是報效國家與領袖的上上之策。羅恕人將軍聽畢此言後，一因葉軍長是他的頂頭上司，二因言之成理，三因南山會議尚未作最後決定。拉陶的工作，也有一試必要，若試拉不成，再擇期誅除，也還不遲。就此點頭默許。葉成將軍一看他的建議生效，打鐵趁熱，也就馬不停蹄自駕座車直趨陶公館去說項。一見陶峙岳首先表明態度，堅拒焉耆軍事會議的決議。接下就表明駐新十萬國軍，上自軍師長團長，下至營連排長均以反抗俄保衛國土爲職志。如要十萬國軍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去將昨日敵人變成明日的主人，那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敬請總司令三思而後再行。否則凡是主張降俄投共者，恐他難活到明天。葉成提出此語，意在壓迫陶峙岳回心轉意，再領導全疆軍民來反抗俄。然而效果正相反，反而因此洩密，鑄成大錯。

誰也不忍下手殺陶

陶峙岳當年已是六十六歲的老人，處世經驗非常老到。警覺性也很高，一聽葉成的警語，就知事態嚴重，不宜再加分辨。即時就順着葉成的語意回說：你的思考顧慮非常週到，令我敬佩無已。這是千秋大計，得需各將領們共同議商後，才能來下定論。就請你用電話邀請各軍師旅長們，馬上前來本寓，共研此一千秋大計，好作吾人今後行動的指針。

葉成一聽陶峙岳要他電邀各軍師旅長，前來

陶寓，共研千秋大計，就認爲陶峙岳已回心轉意，被他說服了。這是好的兆頭，爲了迅見事功，當下就拿起會客室的話機，分向馬呈祥與羅恕人通話聯絡。陶峙岳乃乘坐跑到另室，也以電話分別通知：省主席鮑爾漢；省府秘書長劉孟純及迪化市長屈武三逆，乘夜潛往迪化南樓蘇俄總領事館去避難。當葉軍長的電話打到城防司令部時，正是馬軍長由奇臺趕返迪化，密向羅師長簡述奇臺之行，未辱使命，完滿達成。烏斯滿專員滿承滿應，鼎力相助。唯一遺憾的事，就是因昨夜應宴時，因人情難却致本人飲酒過量，臥醉時久，就誤了上午開會時間。尙幸還未就誤執行時間，本案仍可按時進行。就在馬、羅二人再度共商實施除奸肅逆方案時，突接葉軍長由陶公館打來的電話，要請他倆馬上前往陶公館，共商今後千秋大計。這是葉將軍親口打來的電話，他倆認爲陶峙岳已被葉成說服。陶峙岳能懸崖勒馬，回頭轉向，當然是好事。於是馬、羅二將軍，即時乘上尙未息火的座車，聯袂趕往陶公館去開會。

當馬呈祥與羅恕人趕往新滿城陶公館以後，陶峙岳就以新疆警備總司令的地位，兼主人的身份首先發言：先贊揚在座三人忠黨愛國的情操，及效忠最高領袖的氣節。給三位反俄抗共硬漢，每人戴上一頂高帽子。繼而再聲明他本人，不僅是中國國民黨員，尤且還是老同盟會員，服務黨國已有數十年，何嘗不知忠黨愛國之事。話到此處，就話鋒一轉。無如於今國民政府領導無人，大勢已去，已無力也無法再應援新疆了！我們新疆現在已成四面楚歌的孤島，被中俄共東、北、

西三面包圍起來，即使我們駐新十萬國軍，全力反俄抗共，在兩面作戰情況下，自難持久。最後的結局，終歸失敗無疑。徒將十萬國軍性命付諸東流，進而連帶新疆五百萬各族同胞，同歷戰火之劫，這是一眼可以看到的事。我們身爲軍事首長者，何能再讓無數軍民受此浩劫呢？

陶峙岳一向能言善道，把新疆第一號國特饒鐵珊，與第二號國特鍾銘都玩得團團轉而不自知。葉成、馬呈祥、羅恕人三人那是他的對手。因此一席話，竟將三人說得無言可回。最後才將老俄諜鮑爾漢，轉來史達林的保證提出：如新疆軍政當局，能領導全疆軍民「和平降共」的話，就不讓毛澤東派一兵一卒進入新疆，只准中共派三千政工幹部入新，作象徵性的接收。今後新疆大局，仍繼續保持原狀。省政仍由鮑爾漢主持；軍政仍歸本人執掌。在一年以內全省軍政人事均維持現狀，不更動一人。你們身爲軍師長者仍任軍師長。全體官兵僅頭頂上的青天白日帽花摘下，換個紅星而已！值此全國紅浪滔天，各省陷入大動亂的時期。而我們身在新疆的軍人，能落得如此境地，可說是較好的下場了！

若你們仍不作此圖，爲了保持你們的名節，只有離新之一途了。我早已想到此事，因而由焉耆回來以後，就給胡宗南將軍打去電報，要其派兩架飛機來新備用。於今時過一週未接回電。可能因胡先生入川，將此事忘了。於今中共一野大軍已湧入河西走廊與青海，東行已無路，你們離新只有走南疆，越帕米爾或崑崙山，遠走印度巴基斯坦之一途了。至於我陶某人願作黨國罪人，

留待史家去作定論了。這是我對多年袍澤的最後奉獻與建言。若你們三人仍直執己見，不願接受我的最後建言，那就請你們高抬貴手，舉槍將我擊斃，我決接受你們的制裁。兩眼一閉不發絲毫怨言。陶峙岳言及於此，就一把鼻涕，一把老淚的唏噓不已。在場的三位將軍，一看他們頂頭上

司，也就是全疆最高軍事首長已下決心要依俄降共了。所謂研商「千秋大計」原是黃粱一夢。夫復何言！

陶、葉、馬、羅四人，在迪化共事多年，不僅朝夕相見，感情也還不錯。於今陶峙岳要他們三人，當面舉槍將他殺死，誰人能狠下心來將他

殺死！陶峙岳既然不死，那麼他們三人就得離新。因此民國卅八年九月十五日夜，在迪化新滿城陶公館所召開的「千秋大計」會議，竟成爲九月廿六日，新疆軍政當局宣佈降共的會議。也就是忠貞人士告別新疆的會議！良堪浩嘆！（未完待續）

李鴻章會晤俾斯麥的確實日期 宋晞

——俾斯麥博物館參觀記（本文插圖刊45頁）

民國七十五年八月下旬到西德漢堡出席第三十二屆國際亞洲與北非研究會議，爲期一週。當八月三十日上午舉行閉幕典禮後，下午有空，承中國文化大學校友會陪同到市郊去參觀俾斯麥博物館。自市中心的火車站，搭乘火車向東南方向走，到達阿莫爾(Aumühle)站下車，換乘班次較少的火車前往非得里路(Friedrichsruh)。自車站出來步行約一百多米，就看到一座獨立的房子，那就是俾斯麥博物館(Bismark Museum)。附近森林密佈，風景幽美。

這座建築原是俾斯麥的府第，面積不算很大，但雅緻而有古意。我們一行八人購票（每票三馬克）入內，循序參觀。所陳列的都是俾氏生前用品，包括各房間內的陳設，自鳴鐘、冠冕、軍服、指揮刀、勳章、紀念品、手稿與照片等。如他本人及夫人的放大照片與接見賓客的照片，懸掛與放置各展覽室。其中有俾斯麥與李鴻章在一

八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會晤時的照片二幀及李鴻章的簽名照一張。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李氏在貴賓簽名冊上的題辭，照原式錄之如下：

仰慕畢王聲名三

十餘年，今遊歐洲謁晤於非得里路府第，慰幸莫名。光緒廿二年五月望日，李鴻章題名。（簽名）

標點爲筆者所加。李氏筆力渾厚。從這一題辭，知李鴻章拜晤俾斯麥是在陰曆光緒廿二年五月十五日，即陽曆一八九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前述照片的說明文字也是如此。頃查郭廷以編著「近代中國史事日誌」（臺北市正中書局，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初版）頁九五四，有云：「一八九六年三月丙申」六，二七（五、一七）

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六，二七（五、一七）

李鴻章晤卑斯麥，詢以中國復興之道，卑斯麥

勸練精兵。」沒有註明出處。復閱李守孔著「李鴻章傳」（臺灣學生書局，民國六十七年八月初版），頁三〇七，有云：

五月初三日抵柏林，八日鴻章赴德皇宴，並參觀近郊兵工廠。十四日赴法蘭克福(Frankfurt)參觀陸軍演習，赴基爾(Kiel)參觀海軍演習。十七日訪退休德相俾斯麥(Bismark)，共進午餐，詢自強之道，俾以不知中國事辭。鴻章強之，俾言：「練兵立國首在得君。」（下略）

此段文字之出處見該書附註三。查註三文字：「一八九六年八月七日上海字林西報，轉載德國報紙，謂係德國記者從俾斯麥處獲得。」從上述俾斯麥博物館展出的李鴻章會晤俾氏的合照說明與李鴻章在貴賓簽名冊上的題辭看來，俾、李二人會晤日期確爲光緒廿二年（一八九六年）五月十五日，即陽曆六月二十五日。郭量宇、李守孔二氏的著作均作五月十七日（陽曆六月二十七日），諒係沿上海字林西報一八九六年八月七日報導之誤而誤。我們參觀完畢，在博物館的背面一小店前坐下休息，喝冷飲止渴，在美國加州大學任教的陳啓雲兄爲我拍照留念。這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民國七十六年元月二日寫）。